

烈士刘谷生战友的回忆——

说好一起看电影，他却牺牲在隧道里

(上接 12-13 版)



刘谷生的家人一直不曾忘记这个扶老携弱的热心孩子。

家住益阳市大通湖区金盆镇金桥社区的梁毅，至今仍记得战友刘谷生最后躺在他怀里的样子。“一辈子都忘不了他。”刘谷生牺牲当天，同为战友的李腊生在日记本上郑重而悲伤地记下了一笔。

梁毅与刘谷生当年都是金盆农场职工，一起入伍。用他们的话说，哥俩曾是一起见识过“三十里风区”的人。

南疆铁路西出吐鲁番站不久，就到了高昌区与托克逊县的交界处，这里正是著名的“三十里风区”。刚刚进疆时，铁道兵战士就都领教过大风的厉害。

在徐立汉的回忆录里曾有这样一段记录——

从吐鲁番车站下车后，负责转运工作的团领导曾告诉铁道兵战士：“你们连的帐篷已经在戈壁滩上支好，直接去住就行了。”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家分乘 12 辆卡车，高高兴兴地开往驻地。

可走到途中，突然狂风大作、飞沙走石，

刮得天昏地暗。好不容易闯过风口，大家来到指定的地方，一看，12 顶支好的帐篷篷布被大风吹得无影无踪，铁架被刮得七零八落，有的滚过了山包，几根被挣断的麻绳头拴在三角铁桩上随风摇曳……

战士们连续奋战几个昼夜，在戈壁滩上挖出了一排排“地窝子”，才解决了连队住房问题。

大风给铁路建设带来的实际困难远不止这些。在徐立汉的印象里，只要大风一刮，刚刚堆上路基的土，就能被吹走大半。战士们不得不用洒水车喷水，然后用拖拉机牵引的铁碾子反复碾压，才把路基夯实。

铁道兵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互相扶持，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——与刘谷生的最后一面，梁毅忘不了。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本来他们已经约好要一起去看电影。

部队所在的地方偏僻荒凉，连半导体收音机的信号都时断时续，电影放映队每周三会为大家放露天电影，这是平时忙碌辛苦的铁道兵最期盼的时刻。

“冬天看电影，要全副武装地穿好御寒衣物。”李腊生回忆，尽管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操场上冻得够呛，但大家还是不愿意错过电影。

李腊生记得，当天要放的电影是《洪湖赤卫队》和《南征北战》，“等到我们从营房里把衣服抱出来准备看电影的时候，却发现

刘谷生不见了”。

后来大家才知道，因为工期紧任务重，身为风钻手的刘谷生主动去了隧道加班。

等梁毅和李腊生再见刘谷生的时候，他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——当时，扛着百来斤的风钻在隧道里工作的刘谷生，被一颗巨大的石头从头顶砸中了。

梁毅抱着刘谷生的遗体哭了一夜，“身子和脑袋都砸扁了。”一边哭，梁毅一边用手帮战友整理遗容，“两个手捧着慢慢搓，最后，再帮他将领章、帽徽全部戴好”。

“你永远想象不到，自己会因何而死。”徐立汉也曾目睹战友受伤甚至死亡。

“有一次，我们正在施工，突然狂风怒吼如雷鸣，沙尘遮天蔽日，大家赶快朝地窝子跑。一辆给隧道工区送油的铁道兵油罐车正好路过，忽然挡风玻璃被飞石击碎，司机满脸鲜血，冻得浑身发抖，我们急忙把他扶到卫生员那里包扎。”徐立汉说，还有人晚上出去解手，竟被狂风卷走，“天亮后，我们在 1 公里外的土包边找到了他，他已被沙埋了半截身子，奄奄一息”。

今年 60 岁的刘妹秀是刘谷生的妹妹，她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父母在世的时候，经常念叨英年早逝的哥哥。村里的父老乡亲，也常常会想起那个帮助老弱乡邻背谷子、挑稻草的热心伢子。



扫一扫，分享刘谷生的感人故事

烈士彭正庚弟弟的回忆——

没等到结婚那天，意外却先来了



彭正庚的弟弟说，要让孙子继续当兵，为国效力。

在弟弟彭政粮看来，自己远没有哥哥彭正庚聪明好学，“他去当兵之前，已经是公社农技站的职工，负责开拖拉机”。

这个比他大 12 岁的哥哥在多年之后，依旧是家里的骄傲。彭正庚甚至还是村小老师口中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“老师经常骂我：‘你

读书当不得你哥哥的一半，一天到晚只晓得打抱泔（南县方言：即游野泳）。”彭政粮说。

彭正庚去当兵时，彭政粮才 7 岁。一去三年，再回来探亲时，彭政粮舍不得哥哥离开，“临走的那天晚上，我钻到哥哥床上，搂着哥哥睡了一晚”。趁探亲回家的机会，家人还给彭正庚“说了媳妇”，见了面彼此满意，准备次年正月结婚。

但等到正月，传来的却是哥哥牺牲的消息。

铁路的修筑需要上亿吨的施工材料及生活物资，恶劣气候及险峻的地形也同样考验着输送给养的汽车兵们。家住益阳南县华阁镇河口村的陈正春，当年正是一名汽车兵，“每一次，我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‘抄近道’，把一车车水泥、钢材运进去”。

彭正庚就是在路上遭遇了意外。南县铁道兵联谊会会长曾政英曾在铁 5 师司令部任文书一职多年，他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当时，彭正庚开着吉普车去阿拉沟，接开会回来的一位叫方清绪的参谋长，“峡谷里的公路很窄，迎面开来的一辆大卡车占了彭正庚的车道，彭正庚见自己的道被占了，就打方向盘往一边靠，谁知卡车司机也正想着往同一边靠，躲避不及，两辆车撞在了一起”。

在曾政英的记忆里，除了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，每一位汽车兵还将接受吐鲁番高温炙烤的挑战——每到夏季，汽车在戈壁滩上行驶不到半个小时，水箱就会开了锅。为了解决司机的喝水问题，部队后勤部门会

给每名司机装备一个塑料提壶储存凉开水。但没有哪个司机轻易舍得喝上一口，他们宁肯自己忍受干渴，也要把凉水省下来，给汽车水箱降温使用，以保证运输不停。很多司机行车十几个小时，忍住不喝一口水。最后，到达目的地时，往往人还未走出驾驶室就昏倒了。

彭政粮找出哥哥当年在部队的笔记本——小小的本子上，工整的字迹写得密密麻麻，记的全是汽车与电器的技术知识，“这是当年哥哥牺牲后，部队的同志送回来的”。

一起送回来的，还有哥哥的一件军棉衣，“胸口的地方破了一个洞”。彭正庚是汽车兵，听部队的同志说是遭遇了车祸牺牲，家人猜测这件衣服是彭正庚牺牲时所穿。早些年，彭政粮的妻子还穿过这件衣服，可惜前几年搬家，哥哥留下的这件衣服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

采访时，彭政粮 8 岁的孙儿和 7 岁的外孙正拿着塑料冲锋枪在门外嬉戏。他看了看哥哥的遗像，说：“我希望孙儿长大后也能当兵！他二爷爷是烈士，将来他如果去当兵，不知道部队上会不会优先考虑……”



扫一扫，分享彭正庚的执着与爱